



8

新鐫批選百將傳合法兵戎事類卷之二

明 東浙 趙光裕克榮甫

趙子玄德卿甫 彙輯

江東 董永遂行吉甫 訂正

詳 元大化甫 全訂

練川 錢世禎士孫甫 詳閱

新安 高可立行之甫 參閱

古歙 吳勉學允貞甫 校刊

姚江 湯大輅邦乘甫 全校

○後漢岑彭 字君然南陽棘陽人

李軼朱鮪皆更始所命守洛陽者前馮異遣書李軼而貳其心今彭又說鮪而使之降更始又何賴乎

彭初歸大司徒劉伯升及伯升遇害復為大司馬朱鮪之校尉會光武徇河內彭往歸之願出身自効光武納之以彭說降更始大將呂植拜彭刺姦大將軍後與吳漢等共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下帝以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彭說鮪曰往者彭得執鞭侍從蒙薦舉超拔嘗思有以報恩今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事去矣公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勿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建大事者不思小

聲言西擊山都而潛兵東渡沔水此是近而示之遠即韓信陳兵臨晉而從夏陽渡軍之術

怨鮪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彭復往告鮪鮪乃悉衆出降拜鮪平狄將軍○南郡人秦豐據黎丘自稱楚帝遣彭率兵征之豐與大將蔡宏等拒守數月不得入彭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乃縱所獲虜令得逃士歸以告豐豐即悉軍西邀彭彭乃潛軍東渡水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為營逆擊豐豐敗走追斬蔡宏○彭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公孫述遣將李育救之守上邽帝命蓋延耿弇圍之敕彭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西擊蜀人苦不知足得隴

彭為後拒以全師
雖弗克進取亦能
自保

復望蜀。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囂將行巡
周宗將蜀救兵至。漢軍又食盡。彭與延弇相繼退兵。
囂出軍尾擊諸營。彭殿為後拒。故諸將得全師東歸。
○公孫述遣將任滿等據荊門橫江水。起浮橋闢樓
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裝直進。樓船
冒突露橈數十艘。與吳漢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
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共六萬餘人。騎五千疋。皆
會荊門。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偏將魯奇
應募而前。時大風狂急。彭奇船乘風逆流而上。直衝
浮橋。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即悉軍順風

命將與延岑等相
拒而自分兵袁破
侯丹長驅武陽何
等力量

岑彭繞出延岑軍
後此是神乎神乎
至于無形又是出
其不意

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斬任滿。即長
驅入江。閔百姓奉牛酒迎勞。彭不受。且慰諭之。百姓
大悅。爭開門降。彭到江州。仍攻破平曲。公孫述遣延
岑等悉兵守廣漢。又遣侯丹帥兵二萬守黃石。彭乃
多張疑兵。使護張楊翕臧宮三人與延岑等相拒。自
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破之。因
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
去成都數十里。勢如風雨。所至皆犇散。初述聞漢兵
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
述驚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彭聞而欲徙之。

會日暮蜀刺客夜刺殺彭彭首破荆門直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

按彭說降朱翽襲破秦豐攻隴而不失為自保攻蜀石長驅於武陽蓋名將也乃數定於彭亡惜哉

○後漢賈復 字君文南陽冠軍人

擊善憤而被羽先登此是奮不顧身戰五校而傷創此是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光武在河北復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才乃以為破虜將軍從擊青犢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却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遂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服其勇又嘗與五校戰于真定傷創甚光武大驚

款擊鄧王而任復此是擇人而任之

什武備而敵儒者真有宰相器度

曰我所以不令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時更始鄧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甚衆帝召諸將議曰鄧最強宛為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鄧帝笑曰執金吾擊鄧吾復何憂復擊鄧連破之尹尊降盡定其地○復知帝欲偃于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敵儒學帝深然之朱祐薦其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

按復少年則好儒學為將則奮武勇及武功既成復敵儒學豈亦文武兼資者若勇敢輕敵是其所

短耳

○後漢吳漢

漢聞光武長者欲歸之乃說漁陽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寵然之因官屬皆欲附王郎不能決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號眾未知所出適見儒生與語生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穰陽使生齎以詣寵漢隨後入寵甚然之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南擊王郎○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兵攻王郎不能下會

吳漢委曲求附光武即易所謂遇主于巷者

是時光武已二於更始矣雖與謝躬

共破王郎實有相圖之心故南擊青犢即給謝躬出城擊尤未遂使漢等襲其城殺之自此邯鄲始定王業斬成

光武至共定邯鄲光武以躬之裨將擄掠不禁雖俱在邯鄲分城而處及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大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勢必驚走君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擒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劉慶陳廣守鄴而自率兵擊尤未柰窮寇死戰不可當躬反敗光武因躬在外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令辨士說陳廣收慶及躬妻子開城門納漢等躬不知自隆慮歸鄴城漢伏兵殺之其眾悉降○帝命漢率杜茂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招集十餘萬人救之漢以輕騎迎戰墮馬

周建欲救蕪茂而
反自貽伊戚

移檄告郡而五姓
率歸此是屈人之
兵而非戰也可以
為弭民亂之法

傷膝還營建等遂入城漢畏瘡而起椎牛饗士令軍
中曰賊衆甚多皆劫掠群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
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
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茂建出兵漢選精兵齊擊建
軍大潰還城漢長驅追擊爭門並入茂建突走漢留
杜茂陳俊守廣樂而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
永死二城皆降○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反諸
將爭欲取之漢不聽曰致鬲反者皆守長之罪敢輕
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
五姓大喜即相率歸諸將皆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

帝欲罷遣諸郡之
兵料事最明而漢
等不能遂致退敗
所謂軍無糧食則
亡

漢屯江北尚屯江
南是我分為二敵
專為一故幾於敗

所及○漢從車駕上隴園隗囂於西城帝敕漢曰諸
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散衆心宜悉罷
之漢等欲併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瘁
逃亡者多故公孫述救至而漢遂退敗○漢伐公孫
述連勝入武陽又入犍為又進軍攻廣都拔之遂輕
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
都有十餘萬衆不可輕進但據廣都待其力疲乃可
擊也漢乘利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
浮橋使副將劉尚率兵屯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
大驚讓漢曰公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

及漢潛師就尚於江南是我專為一
豐等分兵拒江北
自將攻江南是敵
分為二故漢終勝
而豐終敗此可以
識用兵分合之宜

多旗幟連烟火此
是虛而示之實

不獲相及賊若以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
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至述果遣謝豐
袁吉帥十餘萬衆並出攻漢遣別將將萬餘人劫尚
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
漢召諸將曰吾轉戰千里深入敵地今與劉尚二處
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力
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不然敗必
無餘諸將曰諾遂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
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
覺明日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大破

漢入蜀帝凡三遺
書於漢皆中軍机
可以識有謀矣

之斬謝豐袁吉於是自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
狀聞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舍尚而
擊公也若先擊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
當其老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
間八戰八克遂軍其郛中述自將數萬出城大戰述
敗走高午刺殺之城降○漢性強忍雖戰陳不利意
氣自若方整頓器械激厲吏士帝嘗遣人視其所為
還言方脩戰攻之具嘆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
國矣每當出師朝受命夕即就道無辨嚴之日故能
常任職以功名終其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嘗

不欲妻子多買田宅此即霍去病何以家為之意若王蔚之多請田宅又

是一道

出征妻子買田宅漢還謂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盡分於昆弟外家

按漢襲謝躬於邯鄲殲蘓茂於廣樂攻取公孫述於西蜀雖其勇略過人而要之光武之廟筭居多

廼知君臣相與有成者也

○後漢耿弇

字伯昭扶風茂陵人

弇受命率劉欽陳俊討張步步遣大將黃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又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先攻祝阿城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走鍾城人聞祝阿已潰遂空壁亡走費邑遣弟費敢守巨里

開圍一角是圍師必闕

揚言攻巨里而自引上岡阪是出其不意即韓信陳軫臨晉而兵從夏陽之法

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林木揚言以填塞坑塹軍中修攻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縱生口令得亡歸以告邑邑果自將精兵以救之弇喜曰吾修攻具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合吾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首以示巨里城中城中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因縱兵擊諸未下者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於劇使弟張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

救諸將攻西安而
至期攻臨淄亦是
出其不意

攻乃敕諸校討。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
期夜半。奔救諸將蓐食。至臨淄城。諸將爭欲速攻西
安。奔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
而至。必驚擾。攻之一日。即拔。拔臨淄。則西安孤。張藍
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是擊一而得二也。若先攻西安
不即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奔還
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
月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
張藍懼。悉眾亡歸劇。奔令軍中毋掠劇下。須張步至。
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與三弟藍洪壽及故大彤渠帥

引歸小城以示弱
是利而誘之

重異等率兵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奔先出淄水與
重異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乃引歸小城。陳兵於
內。欲示弱。以盛其氣。步氣盛直攻。奔營與劉歆等合
戰。奔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自引精兵橫突
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時帝在魯。聞奔為步所攻。自
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奔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
以須上至。奔曰。乘輿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
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復破之。且知步
困。欲退。預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方引去。
伏兵起。縱擊追殺。收穫甚眾。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

設伏以邀擊張步
是出其不意

去帝至臨淄。勞軍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嘗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又田橫烹鄆生及降高帝，詔衛侯不聽為仇。張步前亦殺伏降，若耒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事。尤相類也。奔因復追步步降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

按奔討張步不攻巨里而攻岡阪，不攻西安而攻臨淄，最識攻守之宜。且恐挫步鋒而引歸，以示弱逆料步歸而設伏以預待，深於兵法者也。惜其屠

奔討降張步於臨淄，實為東漢立基。

城三百為太殘耳

○後漢耿恭 字伯宗

恭為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為所歿。匈奴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瘡皆沸，遂大驚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復耒攻，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匈奴遂於城下壅絕澗水。恭於城

以毒藥傳矢，此是兵以詐也。

古今合去再傳

古今合去再傳

古今合去再傳

拜井出泉以示虜
此是出其不意

人知耿恭為漢忠
臣而不知范羌又

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大渴乏。笮馬糞汁飲之。恭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頃之水泉奔出。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眾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煮鎧弩食其筋革。恭推誠與士同死，生皆無二心。稍稍死亡，僅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困，遣使招降曰：若降則封以王，妻以女。恭誘其使上城殺之。歿之。單于益圍恭。事聞肅宗，以司徒中吳之議，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璠、張掖、酒泉、燉煌三

恭之忠臣若無羌
則恭不得還境為
將至此真可酸心
特表之以為立孤
節者勸

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會柳中擊車師以救之。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恭軍吏范羌固請王蒙遣兵北迎恭，還得兵二十人俱往。夜至城，相見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軍士素飢，困隨路死。歿至玉門，惟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為恭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連月踰年，心乃固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卒全忠勇，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勵將帥。鮑昱亦奏恭節過蘓武，乃拜騎都尉。范羌為其丞。

按恭為將雖無甚奇功而歷盡苦楚終不降虜屈

節豈不為將臣之表耶

○後漢王霸 字元伯潁川潁陽人

詭言水堅可渡此是愚士卒之耳目霸恐衆驚散故阻水為陣以數死戰即韓信背水陣若至河而水合則神天之祐與王之端也

先武在薊王即移檄購之先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即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潯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先武令霸更視之霸恐驚衆且阻水還即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笑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水解先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佑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先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霸善撫士卒死者脫

不殺馬武是使之不得已則闔也

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帝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擊周建於垂惠蘓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反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弩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又多吾吏士心恐且捕虜與我相持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軍士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

戰久而後表擊其乘其弊而起也

堅卧不出是以靜
待動以主待客以
飽待飢

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挑戰霸
堅卧不出方饗士作樂茂兩射城下中霸前酒樽安
坐不動軍吏請擊霸曰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
數挑戰以邀一切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
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
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

按霸應事明敏運謀鎮密觀此數事皆人所不能
測識如此用兵何患不勝

○後漢滅宮字君翁潁川郊人

宮將兵屯駱越時公孫述將由戎任滿與征南大將

因糧車而回轉出
入是弱而示之強

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叛從蜀
官兵少力不敵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
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伺候者
聞車聲不絕而門限又斷相告以漢兵大至越人遂
去○岑彭破荆門下巴蜀使宮將兵從涪水上平曲
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時宮兵多食少轉輸不
至而降者皆欲侵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
引還恐為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
疋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
右步左騎挾船而行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

矯制取馬自益是
勢者因利制權

復路而歸所以示
強不畏敵也

微圍縱賊是圍師
必明

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延岑奔成都其
衆悉降○自是乘勝進兵時大司馬吳漢進軍逼成
都宮亦歷成都城下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謂宮曰
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
量願從屯道還營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進
軍咸門與漢並滅公孫述○妖巫單臣傳鎮等相聚
入原武城劫吏人遣宮率兵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
下上召公卿諸侯問方略皆謂宜重其購賞時顯宗
為東海王獨曰妖巫相劫勢不久立其中必有悔歆
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少縱令得逃亡逃亡則

帝謂常勝之來難
與慮敵因中國未
安不欲乘匈奴飢
疲而伐之真經國
遠猷

一亭長足擒矣帝然之即敕宮微圍縱賊賊衆分散
遂斬臣鎮等○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宮與馬武上書
曰匈奴貪利無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今人畜疫
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時不再來豈
宜固守文德而廢武事乎宜發兵以伐之帝謂常勝
之家難與慮敵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
制強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
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
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
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自有其有者

安貪人有者殘殘賊之人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誠舉天下之半以成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言兵。

按宮轉車以服越取馬以進兵皆一時之權宜蓋審於虛實者也

○後漢祭遵

字弟孫穎川穎陽人

遵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陳副諫曰明公嘗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示也光武賞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

格殺舍中兒是法令誠行

止軍勿退是為將忘身

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也○擊洪農厭新栢華蠻中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百倍遂大破之○新城蠻中張滿屯結險隘為人害詔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滿飢困遵攻城獲斬之○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其為將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說樂守死善道者也及卒於軍帝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取士用儒術有卻裁故詩悅禮之遺

按遵綽有儒將風而行兵有紀御下有惠惜天奪之速而不得成大功也

○後漢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其先趙奢號馬服君子孫因以為氏

縱囚是識天下之大勢亦見其大志

援少有大志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牧畜轉遊隴漢間常曰丈夫為志窮且益堅老當益壯因田牧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產貴能施賑否則守錢虜耳盡散于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援留西川隗囂敬重之使為綏德將軍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命往觀之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授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留之

盡散貨殖是其志不小

見子陽而指為井底蛙見世祖而稱為真帝王不惟品藻甚明而勸置歸漢之意亦至矣

援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述不吐哺走迎國士與謀成敗及修飭邊幅此子何足久羈天下士乎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遂奉書至洛陽世祖笑迎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曰當今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里閭素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進臣今見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笑曰卿非刺客乃說客耳援曰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援歸語囂曰朝廷才明勇略非人敵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大度與高祖同經學博覽政

援李家焯漢則去就之義决矣

援說離囂黨是敗其腹心

事文辨前世無比。囂曰：何如？高帝援曰：不如。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不憚曰：如卿言，反復勝耶？○隗囂遣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歸洛陽。會隗囂用王元計，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居前不能使人輕，居後不能使人軒，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恥也。囂挾奸心，盜憎主人，願詣行在，極陳馘囂之術。帝乃召援計事，因使將空騎五十往來游說。援說囂將高峻、任禹等及羌豪門禍福，離囂友黨。○帝親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深入險阻，猶豫不決。召援議之，援言：隗囂將帥有土崩

聚米為山谷所以决征囂之計指畫形勢開示道徑曲折分明是地者遠近險易廣狹也

接擊西羌餘種兩次皆以掩襲取勝所謂攻其所不戒

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拆，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囂衆大潰。○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虜有。來歙奏言：隗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拜援隴西太守，援發兵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獲甚衆。其餘種有數萬，仍屯聚寇鈔，援與馬成擊之。羌率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壞引兵聚比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羌遂大潰，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勝不得

論金城西地不可
兼因使歸民復往
君之曲為處置使
得樂業此誠安邊
上策

窮追收其糧穀畜產而還。○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
西路遠多寇謀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
易可依固其田土肥不灌澆流通如今羌在湟中則
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詔令悉逐金城客民歸
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
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
說塞外羌皆來和親。○武都叅狼羌與塞外諸種為
寇援擊之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
羌遂窮困豪帥兵出塞諸種悉降隴西清靜。○援任
吏以職但恣大體賓客滿門諸曹白外事援輒曰此

笑言燒虜何敢犯
此是以靜侍謙身
周亞夫堅卧不起
看相似

此被水陸並進以
平交趾

承椽之事何足相煩頗衰老子使得優游若大姓侵
小民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傍縣有報仇者
吏民傳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請發兵援方與
賓客飲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境狄道長歸守寺舍
後稍定郡中服之。○交趾女子微側微貳反攻沒郡
縣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掠嶺外六十餘城
詔以援為伏波將軍伐之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
餘里與戰大破之斬微側微貳將樓船大小二千餘
艘戰士二萬餘人進擊九真賊斬獲甚多嶠南悉平
○孟翼以計諫有名於坐賀援援曰吾望子有善言

志滅匈奴欲以馬革裹屍此是援平生大志氣

下傳有二道當從免道而進援不聽以謂之言而從壺

反同衆人耶。方今匈奴擾邊。欲自討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耶。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援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怒其老。援曰臣能披甲一馬。帝令試之。援攬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援率兵征五溪。軍至臨鄉。遇賊攻縣。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竹林中。初軍次下雋。有两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峻。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曠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喉咽。亮

以致困是不知途有所不由

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援舡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屋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壮志。莫不流涕。耿舒與其兄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拂鬱待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發之。帝使梁松乘驛責問援。會援病卒。松遂以事陷之而去爵。

按援初有擇君之明後有安邊之績惜壺頭失利而功名不終方受命出征與杜愔別曰吾年老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竟死於邊豈其數定耶

○後漢班超

字仲升扶風平陵人

超素有大志家貧嘗為官傭書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坐筆硯間乎有相者曰虎頭燕頤飛而食肉此萬里封侯之相從鄯恂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禮意甚備後忽踈解超謂官屬曰廣禮意薄必有北

在危地而聽命司馬此是過則從

以火攻殺虜使而致鄯善破膽亦威制遠夷之法後來以夷攻夷而降西域五十餘國者皆以為之基也

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會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激怒之曰北虜使到而王禮即廢假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眾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惟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今當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虞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欲議於從事超曰從事乃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遂夜奔虜營會大風令十人持鼓伏虜舍後約曰見火發當鳴鼓大呼餘人各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眾驚亂遂斬虜使百餘人悉燒死明日告鄯恂

專制於前而又不擅功於後此超所以成功

斬巫以致于寘之降亦由他立威於鄯善故也

恂大驚。既而色動。超曰：「從事雖不行，超何心獨擅功乎？」恂乃悅。超以虜使首示鄯善王，遂納子為質。○竇固上超功效，帝壯之，以超為軍司馬，別使西域。令遂前功。超西至于寘，于寘王廣德禮意甚踈，且信巫欲取漢駟馬祭神。超令巫自來，取即斬首，送廣德。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即殺匈奴監使而降漢。○龜茲王建殺疏勒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超從間道至疏勒，先遣田慮招降。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見兜題無降意，因其無備，即劫縛兜題以報超。超即赴

超威制西域五十餘國皆是以夷攻夷不煩中國廿兵十振所以為嘉美之功

之召疏勒將吏更立其故王。凡子忠為王而遂兜題國人大說。○肅宗召超還，疏勒舉國憂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不忍其去。」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泣抱超馬足，不得行。超慮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上書請兵伐龜茲。曰：「破滅龜茲，則西域皆服，且與諸國連兵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會超友徐幹上書願奮身佐超，遂以幹為假司馬，帥兵從超。超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用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遣使招諭合力。帝遣李邑使烏孫，邑始至于

遣邑還京則烏孫不及發龜茲不及伐故自發二國兵以伐莎車

誘殺疏勒王忠為其反覆也

假言散去此是用而示之不用假託此言以誘二虜出營而襲之即韓信

真見龜茲攻疏勒上言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帝知超忠乃責邑令受超節制超遣邑送烏孫侍子還京師自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疏勒王忠與莎車陰通不用命遂攻忠康居遣兵救之超厚遺月氏令曉示康居罷兵執忠歸降後忠借兵謀叛而遣使詐降超知其姦而陰許之忠遂單騎詣超超為供張設樂叅勒兵縛而斬之超戮于寘諸國兵復擊莎車而龜茲遣兵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謀曰今兵少不敵且各散去于寘東歸長史西歸少頃夜鼓聲而發陰縱所獲生口歸言龜茲王聞之自以兵於西界遮

水陣以誘趙兵出陣而襲之者皆所謂利而誘之

取穀堅守以困月氏此是以飽待飢

超温宿王以兵東界邀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叅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虜大驚亂奔走斬獲甚衆莎車遂降于寘等各退散自是威振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恐超曰月氏兵雖多然隔千里踰葱嶺而未非有運輸何足憂乎但當取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前攻超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數百兵於東界要之謝果遣精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

至此而月氏龜茲
姑墨温宿等國
降

實信用其言而殺
之以示不信用所

示謝謝驚遣使請罪乞生還超縱遣之月氏大震龜
茲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西
域惟焉耆懷二心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討之兵
到界先遣使諭降焉耆王廣遣北鞬支奉牛酒迎超
或謂超殺之超曰此人故重於王未入其國而殺之
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厚賜而遣之
廣乃自迎超於尉黎奉獻珍物然不欲從軍入國斷
葦橋之險超從他道徑渡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
大澤中廣出不意欲驅人口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
遣使以事告超超斬其使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

謂大忠者不顧
小象亦是諛焉耆
也

論重夷難勝易敗
而請從簡易此是
守邊大道

王因揚言當重賞賜於是焉耆尉黎諸王及北鞬
等相率詣超超叱吏士斬之更立元孟為焉耆王於
是西域五十餘國皆納質內附詔封超為定遠侯超
在西域三十一歲年老思土上疏曰昔太公封齊五
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臣不敢望至酒泉郡但
願生入玉門關詔超還至洛陽卒初超被召以任尚
代為都護超語之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
罪過從補邊屯而蠻夷懷禽獸心難勝易敗今君性
嚴急水清無魚宜蕩平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尚
以其言為平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召如超所

古今事考卷之二
西域傳

戒。

按超先使西域後為都護皆以夷狄攻夷狄不動
朝廷兵不費朝廷糧而伸威諸國奇功奇功

○後漢虞詡

字升卿陳國訓平人

永初中羗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後費
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不
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否則兩無所得議者是之
詡聞說太尉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
愚意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
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為塞則園陵

深明涼州不可棄
議論斤斤鑿也識
天下大勢

此上論涼州不可
棄

此下論涼州當安
慰

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語云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
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羗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
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鋒
執銳者無反顧之心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
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英雄相聚席捲
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以
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棄之非
計修曰吾意不及此今計將安出詡曰今涼土搔動
人情不安恐有非常之變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
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內以勸勵答其

此論朝歌賊寧季
大計必不能大有
所為

以三科人誘殺賊
而不煩兵戈朝歌

功勤外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
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
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謀欲以吏法中傷
詡後朝歌賊寧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州郡不能制
以詡為朝歌長故舊吊之詡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
別利器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曰朝歌者韓魏之郊
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
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府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吾知
其無能為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
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關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

平定可謂善用權

以三科募有罪之
貴而用之令誘
賊劫掠因伏兵襲
殺之此捕盜之良
法亦勢者因利制
權

盜賊散兵即倍道
而進又增灶示強
皆是防其追逐未
到任時事也

增灶示強所謂強
弱形也

壯士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裘服而不
事農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貫其罪使
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
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為識有
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羌寇
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羌率衆
數千遮詡于陳倉嶠谷詡即停車不進宣言上書請
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抄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
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灶日增倍之羌不
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灶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

孫臏減灶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

先發小弩以示弱
後發強弩以殺賊

陳兵而易衣此是
形人而我無形與
滅宮謀逆人者同
既陳兵以示強又
設伏以邀擊

十里而今日行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為所及，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那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勿發強弩，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乃使二十疆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驚。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部門出，北部門入，更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賊散走，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

關通運道亦兵家
要務

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按行川谷，自沮至下，辦數十里，皆燒石剪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顯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臨卒，謂子曰：吾在朝歌，殺賊數百，能無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也。吾悔之。

按：詡論涼州不可棄，深識天下大勢。且長朝歌，而以壯士誘賊，以綵線擒賊，守武都而以增灶免害，以小弩誤虜，其機智人不能測。

○後漢皇甫規 字威明，安定朝歌人。

料賢必敗所謂良將警言之也

永和中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率郡兵擊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士料其必敗上書言狀已而果敗郡將知規有兵略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戰勝之賊遂退却○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規上疏乞自効曰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要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虜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于猾吏進不得快戰以邀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此臣所搏手扣心而增嘆者也願假臣二郡屯列坐食

此顯曲盡軍情

本與自代所謂進不求名也

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歷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而高可滌患下可納降朝廷不能用時太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召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賊悉平○延熹中西羌寇掠關中規素悉羌事志在奮效復上疏乞備冗官以所習地形兵勢佐諸軍乃命為中郎將持節監管西兵討平之○西羌降服規坐營數月薦張奐代已曰兵無強弱將有能否中郎將張奐才略俱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謂臣宜充軍事願為奐副詔從之

按規前三上書皆是求進後上書薦真似求退而實不欲退蓋功名之士也

○後漢張真 字明燉煌酒泉人

真為安定屬國都尉時南匈奴左真鞬等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真壁惟二百人即勒兵出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要地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牽與真和親共擊左真鞬等破之羌豪感真恩德上馬二十疋先零又遺金鏐八枚真召諸羌舉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時休屠名及朔右烏桓並反燒度遼

招誘東羌使擊匈奴左真鞬又誘烏桓使斬屠名渠帥皆是使敵人不得

遂羗金馬此是廉潔不辱

興子弟誦誦自若其是將重而軍不機也

將軍皇甫規門烟火相望衆恐亡去真坐帷中與子弟誦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名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按真之勝敵多因離敵之交然且廉潔不辱却羌豪之金馬辭董昱之百繡可稱止欲將

○後漢段熲 字紀明武威姑藏人

熲為遼東屬國都尉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為璽書召熲熲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信熲真退追之熲由是縱兵悉斬獲之○熲擊當前羗於湟中熲兵敗被圍三日用

詐以璽書偽退此是用而示之不用又是利而誘之

若師出圍者多而
鳴鼓還戰者少蓋
奔走則勢專在人
而還戰則我亦得
勢故能勝人

論先零東羌難以
恩結當以威制此
是料敵制勝上將
之道

隱士樊志張之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遂窮
追轉戰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敗散
時西羌弭定而東羌先零等數寇三輔降叛不一桓
帝問頰曰先零東羌追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
強衆不能輯定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三思術略
頰曰先零東羌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
復動惟當長矛挾脇白刃加頸耳自雲中五原西至
漢陽二千餘里種羌並擅其地若不加誅為禍滋大
今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以破定
無慮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可令群寇破盡上許之頰

鏃乃矛弩是正兵
左右聖是奇兵

去家遠而激衆
此是死地示
之以不活

頰不奉詔書而遣
兵擊破餘羌以是
將能而君不御

將兵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戰於逢義山虜兵盛
頰衆恐頰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
輕騎為左右翼又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追則
事成走則必死須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
赴頰馳騎於傍夾擊之虜遂大潰斬獲甚衆○時張
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宜以恩降詔書下頰頰
上言曰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前當亂邊馬
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梗今傍近戶口數為
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襍居是猶種枳棘于良田養
虺蜴于內室也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不

虜入公中是居階
地候兵塞其谷口
繞擊山上何為不
勝

失權便。頰遣田晏夏育進據凡亭山上。羌衆未攻。晏等殊死戰。大破之。羌奔聚射鹿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頰遣人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兵。晡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又遣張愷等將兵上東山。虜分遮晏等汲水道。頰自率步騎進擊水上。挾東西山。縱兵擊之。深山窮谷中。處處破敗。斬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毡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東羌悉平。此役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畜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

四百餘人。頰行軍仁愛。與士卒同甘苦。有病者親自瞻視。手為裹創。故皆樂為死戰。

按頰善撫士卒。得其死力。且識進退分合之宜。善弓弩矛戟之用。故能威制羗虜。

○後漢皇甫嵩 字義真。定安朝那人。

時張角起兵。皆著黃巾為標幟。旬日間天下嚮應。京師振動。博選將帥。以嵩為中郎將。與朱雋共發兵討之。嵩進保長安。賊波牙圍其城。嵩兵少。軍中皆懼。嵩曰。兵在奇。變不在衆。寡賊依草結營。易為烽火。若因夜縱燒賊。必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

嵩謂兵在奇。變不在衆。寡賊依草結營。最是用兵大要。

閉營休士以觀變此是強而避之

舍止飲食不先人此是愛恤軍士

可成也。是夕大風。嵩敕軍士皆束葦乘城。使力士間出園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擊。賊驚亂潰走。會帝遣曹操將兵適至。合擊大破之。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樂。梁衆精勇。嵩不能克。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嵩溫卹士卒。每行軍。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自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慚。○梁州賊王國圍陳倉。董卓欲速進。赴之。曰：速進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守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今國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乎。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師勿遏。我今追國。是追窮寇。追歸師也。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

不救陳倉而王國自走此是不戰而屈人兵

初不擊國及其走而後擊之此是避

追國是追窮寇。追歸師也。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

古今會通卷之二
其銳氣擊其惰歸

不敢專誅此是明
人臣之分

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師也。國衆且走，莫有聞志，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皆勝，國走死。卓大慚恨。○卓拜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說嵩曰：「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以逆也，又以京師昏亂而躊躇不進，此懷奸也。大人為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兇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有罪，專誅亦有責。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謫卓，卓又增恨。及後秉政，召嵩為城校尉，有司承旨奏嵩下獄，將殺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詣卓叩頭固請，乃得免。及

卓被誅復為征西將軍

按嵩料敵最審，論兵最精，且又不敢專誅以失人

臣之禮，尤為可取

○後漢朱雋 字公偉，會稽上虞人

尤宣揚威德而後
加兵，此是用兵大
道

交趾賊梁龍反，攻破郡縣，朝廷拜雋為交趾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合五千人，分兩道而入。既過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以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南陽黃巾賊趙洪率衆十餘萬，據宛城。雋與徐璆、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之。自六月至八月

不召徭還而終斬
趙洪此見行兵不
可青速效

殺攻西南而掩東
北此是善攻者敵
不知其所守

不許韓忠納降此
論深識事机

不拔有司奏欲召儁張溫上書曰昔秦用白起燕任
樂毅皆曠年歷歲乃能克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
師南指方略已設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
其成功靈帝乃止儁因急擊洪斬之○賊韓忠復據
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
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儁自將精兵五千掩
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張超徐
瑒秦頡等欲許之儁曰不然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
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歸附以勸其來今海內一
統惟黃巾為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因急

徹圍并兵入城此
是圍師必關

攻之連戰不克儁登土山望之曰吾知之矣賊今外
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不
如徹圍并兵入城彼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
易破之道也乃解圍賊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忠降
遂殺之賊平封儁錢塘侯

按儁識攻圍之宜辨納降之失當時公卿稱儁有
將帥才略諒夫

○兗張遼 字文遠 馮門馬邑人

漢末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曹公破布於下
邳遼將其眾來降命與夏侯淵圍昌豨于東海數月

因昌豨視遼而知其欲降此是能察敵將之情

言先附曹者受大賞此是以利動之

令軍士不反者安坐此是能察士卒之情亦是以靜待譚

糧盡謀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意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倘可誘也乃使謂豨曰曹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言曹公神武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降○時荊州未定遣遼屯長杜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非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曹公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人屯合肥曹公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悝書

惟曹公教指以擊惟此是能識君主之情

曹公之教只是欲使出戰或進軍或護軍各任其職耳

還突拔出餘眾此是三軍可奪氣

函邊曰賊至乃發已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二將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此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諸君何疑乃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士遼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直衝權麾下權驚走高冢以長戟自守不敢動望見遼軍少乃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披靡無敢當吳人奪氣還修守備眾

心乃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

按遼最明察，又最勇敢，正為孫權所憚惜。其以病卒軍中，否則戰勝攻取，當不止此。

○魏張郃，字文雋，河間鄭人。

郃初為袁紹將，紹與曹公相拒於官渡，遣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曹公自將急擊之，郃謂紹曰：「曹公兵精，必破瓊等，宜急救之。」郭圖曰：「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曹公營，不能下。」曹公果破瓊等，圖慚，即譖郃。郃歸曹公，○郃歸曹公為偏將。

圖欲攻其所必救，而不知曹營堅固，不可破。

依阻南山可也，而不下據城，則失勢矣。諛不知絕山依谷之法。

料亮糧必走此，是知軍無糧食則亡之義。

追亮而自斃，此不知歸師勿遏之戒。

軍時諸葛亮出師祁山，郃率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諛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破之。亮復出，急攻陳倉，曹公遣郃救之。因問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孤軍，無穀不敢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至南鄭，亮果已退。亮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洛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卒。

按郃料敵制勝，綽為名將，惜其敵漢而為魏所從，不得其正，可慨也夫。

○魏徐晃，字公明，河東揚人。

陳成敗而範降此
是拔人之城而非
攻與射書聊城者
相似

晃以兵渡蒲坂而
曹公遂得渡潼關
此是由不虞之道
攻其所不戒

曹公圍鄴易陽令韓範為以城降而拒守曹公遣晃
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悔請降晃言於曹
公曰二表未破諸未下者皆側耳而聽若滅易陽則
皆以城死守河北無時定也願降易陽以示諸城則
皆望風至矣曹公然之○韓遂馬超等反關右曹公
兵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
不復守蒲坂知其無謀矣今假臣精兵渡蒲坂津為
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乃使晃以步騎四千渡
蒲坂作塹柵未成賊果星夜來攻晃晃擊走之曹公
軍遂渡潼關破超等○晃從曹公伐關羽羽屯圍頭

攻四家以誘羽出
而因俱入圍頭此
是善攻者敵不知
其所守

晃軍容不動此知
軍擾者將不重之
戒也

又別屯四家晃揚言當攻圍頭屯而蚤攻四家羽見
四家欲壞自將步騎出戰晃擊退步騎遂追陷與俱
入圍頭破之○曹公按行諸營士卒咸離陣獨晃軍
容整齊將士駐陳不動曹公嘆曰徐將軍可謂有周
臣夫之風矣

按晃治軍嚴整而行兵機變亦三國有能之將
○魏李典 字曼成山陽鉅野人

曹公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
南將高蕃率兵屯河上絕水道曹公敕典昱泊舡不
得渡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且有懈怠之

不奉曹命而以運
軍破高蕃此是戰

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

勸惇勿追劉備此是伴北勿殺

徙家族居鄴此是耿氏自保之道

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備率兵北攻鄴曹公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欲追之典曰備無故退兵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谷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果遇伏表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典家族三千餘家請徙居魏地曹公曰卿欲慕耿純耶典曰典功微寵厚宜舉族征伐且定郊遂之內以報四方非慕純也遂徙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典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因與典素不睦恐典不從典曰此

權私憾而與遂破權此是上下同欲者勝

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以私憾而忘公義也遂與遼破權

按典用兵有法不以君命自撓亦不以私憾忘公且舉宗族徙居魏郡尤得為將者自保之道

○魏鄧艾字士載棘陽人

時魏欲於壽春等處廣田蓄穀為滅吳計艾以為良田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并河渠引水灌溉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諭其旨又以為昔破黃巾因屯田積穀于許以糧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萬請于淮北屯二萬人淮

請屯田以為攻吳計深涉立國之本

姜維結營白水南而艾備水北之洮城以是善守者敵不知其所以攻與周亞夫備西北者相

南屯三萬人且田且守歲收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土此則十萬衆五年之食以此乘吳必克矣司馬宣王善而行之廣運道每東南有事大軍汎舟下達江淮資食有餘而無水害○艾與郭淮拒蜀姜維維退淮因而擊羗艾曰敵去未遠或恐復來宜分軍以備不虞淮乃番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曰維今卒還吾軍又少法當求渡而不作橋此必姜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而維自東襲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

請分劉豹與叛胡為二國以分其勢此知我專而敵分之法

料姜維必出祁山以是知彼知已

遂得不敗○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為一部艾上言曰夷狄獸心不以義親強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獫狁之寇漢高有平城之困今卑于之草漸疏將士之威寢重不可不備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割為二國以分其勢別居弱寇此御邊長計也司馬宣王納之○時魏將多以姜維力竭未能復出艾曰洮西之戰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今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病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械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運勞逸不同三也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

文預備祁山此是以虞待不虞亦是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攻劍閣者正兵也趨涪者奇兵也又知奇正之法且知分合之變

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趨祁山熟麥千頃以為之餌五也。敵有此數者其未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有備乃回。魏攻蜀司馬懿使艾與姜維相綴連于雍州。維聞魏鍾會諸軍已入漢中乃引兵還守劍閣。鍾會等攻維不能克。艾上言敵勢已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從德陽亭徹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一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如劍閣之軍還赴涪則鍾會之兵方執而進矣。如劍閣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乃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

請遣使告吳利害此即李左車為韓信畫下齊之策

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谷艱險處艾以璫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右蜀將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陳拒守艾遣子鄧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合戰斬瞻遂入成都蜀主劉禪詣軍門降艾受而宥之命將士無擄略納降附蜀人皆服。艾告懿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但今將士疲勞不可使用宜留隴蜀兵煮鹽興冶造舟船豫為順流之事遣使告以利害吳可不征而定。司馬懿嘗使衛瑾喻文事當須報不宜輒行。文言蜀既歸

文知退不避罪而竟以此得罪蓋失居功之道也

命。吳宜早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遷延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專之可也。今吳勢與蜀連不可循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文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後鍾會等言文所作悖逆詔以檻車召文文本營將士追還衛瑾遣田續等討文斬之。

按文開河渠屯淮田深識用兵基本且據洮城而姜維不敢襲趣涪邑而蜀主不能守一時雄將也但其不善居功竟以自斃惜哉

○魏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

諭權使倚劉後此是伐交之法

蜀將關羽圍曹仁于樊于禁等七軍皆歿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為近敵欲徙河北懿諫曰禁等為水所沒于國事無大損而便欲遷都示敵以弱矣孫權劉備外親內疎羽之得意權所不顧也可諭權令倚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權果遣將呂蒙西襲公安拔之羽遂為蒙所獲○蜀將孟達降於魏為新城太守復連吳固蜀潛圖魏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為患欲促其事遣郵模詐降且知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令模過儀以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儀恐達速發遺書于達深致國家信托之意以

亮令模泄達謀者欲達速發而儀之遺書則恐達速發也唯達皆魏國事而懿及其未決定

之亦是伐謀之法

達奉事八日而懿兵已至城下此是兵情主速

以陸兵向皖城而以水兵向夏口是扼喉搏心之法亦是形人而我無形

惻諭之。達得書猶豫未決。懿乃語諸將曰：「達無信義，今正相疑之時，當其未決，促定之。」乃分軍以拒吳蜀援兵。自潛軍進討，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達驚曰：「死去洛千餘里，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神速也！」其甥鄧賢等開門出降。斬達。○魏主問討吳蜀孰當先，懿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閩，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搏其心。夏口東閩敵之心喉，若為陸兵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為水軍以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墮，破之必矣。」魏主然之。○諸葛亮兵至天水及于祁山，魏主遣懿督軍西屯長安，以拒

不分軍為前後此知分合之要

濟渭背水為壘一以衛凡一以固軍

懿意實恐亮上五大原所言特誑人

亮張郃分軍駐雍郿為後鎮。懿力陳其不可。魏主曰：「料前軍將軍能當之，若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擒也。」遂併軍踰虜。亮聞大軍至，乃自率眾刈上邽之麥，諸將皆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但兼行一日足矣。」遂卷甲晨夜趨之。亮望塵而遁。○亮率眾出斜谷，壘于濱之渭水南原。魏遣懿督軍住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遂引軍而濟，背水為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而亮果上原，將北渡渭。懿遣將屯陽遂以

古今法評轉

古今法評轉卷之二

古今法評轉

耳已而亮果上原
而懿亦臨原以陣
真是以智角智

懿終不與亮戰亦
是知彼知已

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其意可知也。遣將備陽遂，而自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于五丈原。○有長星墜亮壘，懿知亮必敗，遣奇兵掎其後，斬獲甚衆。時魏主以亮僞軍遠出，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不出。因遺懿巾幘，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魏主不許，遣辛毗杖節以制之。後亮復挑戰，懿欲出戰，毗杖節立軍門，懿乃止。初，姜維聞毗來，謂亮曰：毗杖節來，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示武于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我，豈千里而請戰邪？○

懿以窮寇不進以
是料事之明

以軟木履前行以
是破疾燕之法

懿與亮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拒懿者。懿遂以窮寇不之逼，儀乃結陳而去。經日，懿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乃審亮必死。辛毗以為尚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臟而可生者乎？遂急追之。關中多疾，懿使軍士二千人着軟材木履前行，疾燕着履，然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岬，乃知亮死時，民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而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懿，問其起居食用，對曰：三四

以一年決破文懿之期此是知戰之日

盛兵出遼水之南而以水兵潛出其北此亦韓信伐魏之計是攻其所不戒

升問其政事對曰罰二千以上皆自省覽懿乃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竟如其言○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魏主問懿曰於君度彼作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以成擒耳今吾孤軍遠征彼謂不能持久必距遼水以守之魏主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至遼水文懿果遣將阻遼隧堅壁而守以拒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相逼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皆言

不攻遼水之營而向襄陽城此是攻其所必救

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耻過昆陽也兵法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攻其所必救也今賊大衆在以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則求戰破之必矣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我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遂縱兵逆擊破之賊保襄平懿進軍圍之會大水堅營不移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郡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中拔堅城斬孟達今遠來而更安緩何也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安可不速今文懿將士四倍於達而

攻孟達宜速而速攻文懿宜緩而緩此是因敵制勝

攻襄陽而安緩此
是能而示之以不
能

示敵以必攻而敵
遁以是形之敵必
後之

糧不淹月。賊飢我飽。雖當促之。而大雨水亦何所為
哉。且吾自發京師。惟恐賊走。今賊恃兩未肯束手。當
示無能以安之。不可取。小利以驚之。既而兩止。遂合
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種。發。矢。石。晝夜攻之。適有長
星墜梁水。文懿因大懼。遣使乞降。不許。突圍南出。懿
遂縱兵擊斬文懿于梁水。星墜之所。○吳將全琮攻
芍陂。朱然孫倫圍樊城。懿督軍南征。以南方暑濕。不
宜持久。以輕騎挑之。然等不動。于是休戰士。簡精銳。
申號令。示必攻之勢。吳軍夜遁。追斬萬餘人。晉初追
尊曰宣王。

按懿用兵知彼已之情識分合之變審遲速之宜

當時若無孔明則懿為第一流矣

○蜀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

雖自比管樂而其
事業實高於管樂

亮初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
之許。惟徐庶然之。嘗對劉先主稱為臥龍。請枉駕。顧
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
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
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
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
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

謂曹操難與爭鋒
當結孫權跨荆益
以圖鼎足之國此
言直料到底

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
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
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
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
野千里。天府之國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
張魯在北。民阜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
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
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
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荆州之
軍。以向死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詘

慕民兵教陣法是
為先主謀始

在博望於山林設
伏用火攻

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
室可興矣。先主曰善。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
說。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
羽飛乃止。先主在新野。孔明募民兵三千。每日教
以陣法。操聞之。恐為後患。令夏侯惇于禁李典等引
兵攻之。孔明曰博望城離新野九十里。有山林。可設
伏用火攻。令趙雲伏兵以待。及曹兵至博望。雲迎戰。
佯敗。惇追入山林。四面火發。人馬自相踐踏。死者不
計其數。遂退。孔明曰。夏侯惇雖散走。曹操必自來。可
再用火攻計。即諭新野民盡赴樊城。預置蘆荻乾蒿。

在新野於城中火
攻城外設伏邀擊

求救於孫權以先
主依以復振之本

於新野城中近城處各藏礮黃燭硝引火之物及曹
仁兵至見新野無人突入城中安歇初更風起趙雲
遣兵用火箭火砲放入城中火發曹兵急出城走被
關羽張飛邀擊大敗孔明遂引軍盡赴樊城○先主
在樊為曹公所破引軍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
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坐觀成敗亮說權
曰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
並爭天下今操變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
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逃遁至此將軍量力而
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

孔明知權英雄故
以此言激發之所
言與毛遂合從為
楚非為趙相似

此言劉豫州可當
操

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歸之今將軍外託
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
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
齊之壯士猶守義不屈况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
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倘事不濟此天也安能為之
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
於人吾計決矣非豫州莫可當操者然豫州新敗之
餘安能抗以難乎亮曰豫州雖敗於長坂今戰士多
還關羽水軍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
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

此言曹操有可破之勢

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於兵勢。非心服也。今將軍若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謀同力。破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說命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二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敗之赤壁。引軍還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使督零陵武陵桂陽長沙四郡。調其賦稅以充軍資。○章武三年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屬以後事。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

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皆孔明以言激成者

孔明三言說盡終身行事

南方與中原其勢相低昂孔明南征孟獲不以中原為慮者因與孫權連和而操不敢動也南方既服便圖取中原其施為次第如此

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可自取。亮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建興五年。亮以南方既服。欲圖取中原。出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中道崩殂。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帥。督愚以為。營

前段勉後主當聽
信文臣武將後段
自叙生平及兼効
之意

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臣本
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
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
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
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適未有二
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受
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
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
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克興復漢室還于舊
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遂行○六

得使趙雲攻郿而
自攻祁山是兵以
詐立

祁山之後乃蜀漢
第一盛舉設遠節
制取敗自後兵少
糧乏孔明力不從
心蜀漢之不效由
此

年春亮揚毅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為疑軍據箕谷
而自率諸軍攻祁山賞罰肅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
三郡皆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使曹貴率兵拒
雲自西鎮長安令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軍在前與
郃戰于街亭謖遠亮節制舉動失宜大為郃所敗亮
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上疏謝不能知人之
罪○亮復出散關圍陳倉因糧盡而還魏將王雙追
之亮還戰斬雙○七年亮又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
郭淮欲擊之聞亮自出淮即退還遂平二郡○九年
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因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

以木牛流馬運糧
不繼而分兵屯田
具見恢復之志經
略之才

交戰射殺郃○十二年亮悉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
糧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
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裸於
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亮病卒于軍中軍退懿
按其營壘嘆曰天下奇才也亮性長于巧思損益連
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

按亮秉性忠貞用兵機變惜先主早賓閑張繼歿
而竟不能使漢祚復延其亦天命使然歎

○蜀關羽 字雲長河東解梁人

先主為曹公所破奔袁紹曹公擒羽以歸拜偏將軍

羽刺顏良斬文丑
敗劉辟龔黃凡三
報曹公而去以報
其不殺之恩後又
於華容放操以報
其不追之恩

甚厚禮之然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探之羽
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但吾受劉將軍恩厚誓以共
死不可背吾終不留要當立功以報曹公乃去耳已
而袁紹遣顏良攻魏將劉延于白馬曹公命張遼與
羽為先鋒擊之羽策馬刺良于萬衆之中斬其首還
遂解白馬之圍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所
賜拜書辭曹公而奔先主于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
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
臂後瘡雖愈每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
于骨當破臂刮骨去毒乃可除羽即伸臂令醫劈之

羽威震華夏操議
徙避矣若使得權
協力中原可復奈
何司馬計行權遂
襲羽蓋孫劉原非
好相識而荆州又
其素爭者

時羽方對諸將飲食臂血流離而羽割炙飲酒言笑
自若○羽攻曹仁于樊曹公使于禁往助之因大雨
漢水浮溢禁七軍皆歿禁降羽羽又斬將龐德等而
陸渾群盜又或遥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振華夏
曹公議徙却許以避其銳司馬懿以為關羽得志孫
權必不順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
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以供給軍資不繼羽宣言
還當治之芳仁懷懼不安權遂陰誘芳仁設計襲殺
羽

按羽勇畧蓋世扶立漢鼎然善待士卒而驕于士

大夫竟以取禍惜哉

○蜀張飛字翼德涿郡人

橋水斷橋而曹兵
不敢追其勇足尚
惜又拆橋示弱使
其後也

先主奔江南曹公追及于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

率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頃

目橫矛曰吾乃張翼德可末共決死遂不敢近得免

○先主既定江南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孔明沂流

而上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

曰大軍至何不降而拒戰顏曰我州只有斷頭將軍

無降將軍飛怒令斫其頭顏神色不變曰斫頭便斫

頭何以怒為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飛所過戰勝與

義什嚴顏以顏之
義勇與飛相似

從他道邀郃是出
其不意

鞭健兒又令在左
右最為將之戒

先主會成都益州遂平○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
郃守漢州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民於漢中進軍
與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兵萬餘從他道邀郃交戰山
道窄狹前後不相救飛遂破郃郃間道引還南鄭○
飛雄壯盛猛亞于關羽然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
主嘗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健兒而令在左
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臨發其帳下
將張達范強殺飛首奔孫權

按飛據水斷橋勇也義釋嚴顏義也他道邀郃智
也而以不恤小人取禍惜哉

